

运密入疏：韦庄《菩萨蛮》艺术特点探析

许丽莉

(上海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33)

摘要 韦庄词虽以疏朗为主,却往往能“运密入疏”,因而疏朗之中显得蕴藉。《菩萨蛮》(人人尽说江南好)在语词、结构诸方面,都能体现韦庄词这种“运密入疏”的特点。

关键词 韦庄 《菩萨蛮》 运密入疏

文章编号 1671-0703(2010)10-063-02

韦庄词的总体风格以疏朗为主,而一些风格疏朗的词,其内在结构、情感、意蕴等方面又显出绵密的特点。清代陈廷焯注意到了这一特点,其《白雨斋词话》云:“韦端己词,似直而纤,似达而郁,最为词中胜境。”又云:“端己《菩萨蛮》四章,惓惓故国之思,而意婉词直,一变飞卿面目,然消息正自相通。”虽未明言“疏”、“密”,实际上已指出韦词那些看似“直”、“达”的疏朗之作的“密”。清代况周颐是较早用“疏”、“密”的术语评论韦词这一特点的,他认为韦词“尤能运密入疏,寓浓于淡”,明确地指出韦词“疏”中的“密”。然而究竟如何“似直而纤,似达而郁”,如何“运密入疏”,二人均未作阐发。此后一些词论家偶有言及韦词的这一特点,也如陈、况二人一样,少有阐释。本文尝试以语言学批评的方法对韦词“运密入疏”的特点作详细的分析。

韦庄疏朗词风的代表作,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首《菩萨蛮》。其词如下:

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。垆边人似月,皓腕凝霜雪。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。

关于这首词的意旨,有两种不同的看法:一是写乡思,一是赞美江南。陈廷焯《云韶集》云:“意中是乡思,笔下却说江南风景好,真是泪溢中肠。”其《白雨斋词话》又云:“端己《菩萨蛮》四章,惓惓故国之思”,从中读出思乡之情和故国之思。顾宪融《词论》云:“其《菩萨蛮》诸作,惓惓故国之思,尤耐寻味。盖唐末中原鼎沸,欲归不能。”也读出了故国之思。夏承焘则认为这首词“总的意思是赞美江南”。这两种不同的读法,缘于对该词文本语言、结构的不同理解,而这首词在语言、结构等方面的不确指性,尤为明显。这种不确指性,也即文本可以有多种,而不只是直线的单一的指向,使得这首词表达的情感、意蕴更加深邃更加厚密。正是这种“密”,使得韦

庄这首自然疏朗的词显得蕴藉,而不是浅直无味。

一、语词的不确指性造成语义的多种指向

这首词主旨表达,主要集中在开端“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”二句和结尾“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”二句。而理解的关键恰在结尾两句。结尾这两句至少可以有三种解释:1、“未老莫还乡”,因为“还乡须断肠”。2、“未老莫还乡”,因为未老还乡会断肠。3、如果未老还乡,会断肠。第三种解释与前二种解释的逻辑关系不同,第一、第二种解释的逻辑关系相同,从句的主语却不同。在第一种解释中,不还乡的原因是“还乡须断肠”。这样的原因让人疑惑:江南再怎么好,如何能比得过自己的故乡?这一有悖常理的解释,让读者不由地去探究词中的“言外之意”,也即词里没有言明的社会背景——中原战乱:韦庄《秦妇吟》有“内库烧为锦绣灰,天街踏尽公卿骨”的诗句,倘若此时还乡,看到这样的情景,必定“还乡须断肠”。若以此词的背景为唐朝灭亡、韦庄晚年在蜀国所作,那么,由思乡之情而引发“故国之思”(此时还乡,想必已物是人非),亦是人之常情。第二种解释与第一种解释的区别在于主语,主语的不确定性使文本意蕴、情感倾向等往不同的方向展开。与第三种解释一样,第二种解释的意思侧重于未老还乡。“老”这个词在这首词中既可指年龄(呆到老),也可指时间(呆个够)。在第二、第三种解释中,“老”既指年龄又指时间,因此,“未老还乡会断肠”更多的是对江南的一种赞美之情:江南这么美好,还没老就还乡(没呆够就离开)定会让人魂牵梦萦而产生“轻别”的悔意。

二、叙述结构的不确定性造成文义的多种指向

“人人尽说江南好”的“说”字,在文本中构成一种说与听的关系:说者为“人人”,听者是词人。将说者的叙述时间划分在何处,会对文义的指向造成影响。如果将全词作为说者

(“人人”)的叙述时间,那么,整首词就只有一个声音在说:江南这么好;“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”、“垆边人似月,皓腕凝霜雪”,未老莫还乡,还乡会断肠。听者只是在客观转述说者的话。然而,词里的“人人”指的是词人的朋友,还是那些到过江南的游人,这一指向的不确定性造成文本意蕴和感情倾向不同。如果只是一般的人,那么这首词则主要是对江南的赞美。由于“人人都说”的自然是大家的共同认识,这种指向的单一性,以及作者代人陈述的客观性,使这首词的解读只能限于字面传达的意思,而不可能有言外之意。因此,“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”在词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再次强调江南的好。如果是对词人有所了解的朋友,“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”就隐约有中原战乱、“还乡须断肠”的指向。如果将说者的叙述时间定在开端两句,或“未老莫还乡”之前,那么文本就有两个声音:先是“人人”说江南好,然后是听者回应。在这种叙述结构中,“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”是词人的直接表态,而词人主观性的突显,“未老”二句的歧义性,使文本可以切入词人的身世背景,做言外之想。唐圭璋《唐宋词简释》将之划在开端两句之后,认为:“(‘春水’二句、‘垆边’二句)皆从一己之经历,证明江南果然是好也。‘未老’句陡转,谓江南纵好,我仍思还乡,但今日若还乡,目击离乱,只令人断肠,故惟有暂不还乡,以待时定。”词人思乡之情、“故国之思”因对江南好的切身体会而“哀伤之至”。这种不确定的多层次的叙述结构,拓展了这首词在结构、情感、意蕴等方面的空间。

三、章法上的细针密线

俞平伯在《读词偶得》中分析此词的章法:“起首一句已扼题旨,下边的‘江南好’都是从他人口中说出,而游人可以终老于此,自己却一言不发。‘春水’两句,景之芊丽也;‘垆边’两句,人之姝妙也。……原情酌理,游人只合老于江南,……但自己却偏偏说‘未老莫还乡’,然则老则仍须还乡欤?忽然把他人所说的一笔抹杀了。思乡之切透过一层,而作者之意犹若不足,更足之曰‘还乡须断肠’。原来这个‘莫还乡’是有条件的,其意若曰‘因为须断肠’,所以未老则不会还乡;若没有此项情形,则何必待老而始还乡乎。岂非又把上文夸说江南之美尽情涂抹乎?古人用笔,每有透过数层处,此类是也。”其分析的重点落在结尾两句:“未老莫还乡”隐含的“待老而始还乡”的意思,推翻了他所说的游人可以终老于此的说法,思乡之情于此透过一层;“未老莫还乡”的原因是“还

乡须断肠”,如果没有还乡会断肠的情形,自然会在故乡终老,何需“江南老”,思乡之情又翻进一层。章法上的曲折细密,使这首词的情感表现更为深邃绵密。

这首词有不少重复的词:人、老、还乡。语词的重复,一般来说,会降低意象的密度,形成一种流畅疏阔的节奏和结构。然而仔细分辨这些词的涵义,会发现其深层的“密”。如“老”,第一个“老(江南老)”有“老去”的意思,是一种持续性的状态,而第二个“老(未老)”指年龄,是一种阶段性状态,虽然是同一个词,其涵义却不同。又如“人”,从“人人(泛指)”到“游人(离乡远游的人)”到“垆边人(江南人)”,展现了“人”的范围的由大到小、由不确指到确指的关系。在这样的安排中,空间也随之变换。而“人人尽说”(过去)、“江南老”(将来)、“未老莫还乡”(现在对将来的推断)等,展现了时间的变换穿梭,与其它表现空间的词一起构成错综变化的无尽时空。在这种看似重复实则细密的表达中,作品情感的厚度增加了,意蕴也丰富了。这样的特点在韦庄的另一首《菩萨蛮》中也有同样体现:“劝君今夜须沉醉,樽前莫话明朝事。珍重主人心,酒深情亦深。须愁春漏短,莫诉金杯满。遇酒且呵呵,人生能几何。”“须”和“莫”重复了两次,然而两次的口吻却不同。前面的“须”和“莫”是主人劝辞,后面的“须”和“莫”是词人对主人劝辞的回应,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宽解。在这一劝一和的往复中,经由“须(要)”和“莫(不要)”的重复,词里那种人生短暂、世事无常、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情感,变得更加厚实。

四、小结

“疏”的风格之美,在结构的安排和语言的表达上,皆以自然为宗,看上去好像是任意任情、漫不经心的样了。”韦庄词的“疏”正是这样一种自然的特点。这种“疏”并非不事剪裁的“疏”,它只是“看上去好像是任意任情、漫不经心”,实际上是“疏而有裁”。上文对韦庄《菩萨蛮》的分析,正可看出他的“疏而有裁”:语词、叙述结构的不确指性带来的词法、句法层次的丰富,章法上的细针密线,情感表达的曲折深密,等等。韦庄将“密”运入“疏”,使作品在结构、情感、意蕴等方面的层次、厚度增加了;在这种“似直而纤,似达而郁”的表达中,韦庄的词也臻于“胜境”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孙克强.唐宋词话.河南:河南文艺出版社,1999.
- [2]夏承焘.唐宋词欣赏.北京:北京出版社,2003.
- [3]唐圭璋.唐宋词简释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.
- [4]俞平伯.读词偶得.上海:上海书店,1984.
- [5]刘衍文.刘永翔.古典文学鉴赏论.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1991.